

5.21-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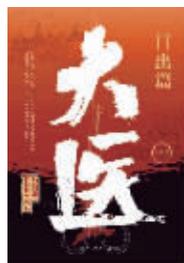
综合凤凰传媒新华发行、豆瓣网提供整理

虚构类

Top1 烈焰燃烧 [美]罗恩·拉什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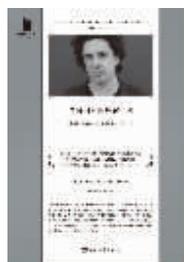
Top2 大医·日出篇 马伯庸 上海文艺出版社



Top3 命运 蔡崇达 浙江文艺出版社



Top4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



Top5 你的夏天还好吗? [韩]金爱烂 人民文学出版社

Top6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 [法]安妮·埃尔诺 上海人民出版社

Top7 滔滔生活 [韩]金爱烂 人民文学出版社

Top8 植物妻子 [韩]韩江 四川文艺出版社

Top9 失明症漫记:百年诞辰纪念版 [葡]若泽·萨拉马戈 河南文艺出版社

Top10 人生借阅室 [日]青山美智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

非虚构类

Top1 我在北京送快递 胡安焉 湖南文艺出版社

Top2 厌女:增订本 [日]上野千鹤子 光启书局

Top3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日]上野千鹤子 铃木凉美 新星出版社

Top4 盐镇 易小荷 新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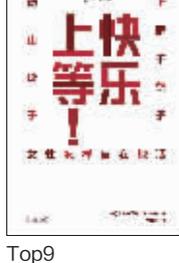
Top5 同意 [法]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文汇出版社

Top6 寻找百忧解: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观察手记 陈百忧 台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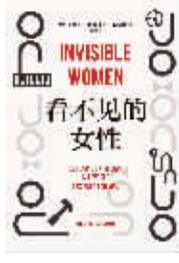
Top7 克拉克森的农场:田园生活从开始到放弃(划掉) [英]杰里米·克拉克森 台海出版社



Top8 快乐上等:女性怎样自在地活 [日]上野千鹤子 汤山玲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Top9 看不见的女性 [美]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新星出版社



Top10 把日子过明白 龙飞律师 台海出版社



工作室里的自画像 哲学家阿甘本



《工作室里的自画像》[意]吉奥乔·阿甘本著 尉光吉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思郁

我喜欢一本书的方式就是想拥有它。这种拥有不单单是物理意义上的占有,即购买、收藏和阅读等行为,更多的指向了一种创造力的延伸,会想,如果这本书是我写的就好了,我也要写一本类似这样的书。

这几天读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的《工作室里的自画像》,那种我也想写一本这样书的念头又重新冒出来了。想象一下,我们面对着自己的书房,背后或者身前,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一定是自己最常翻阅,常翻常新的那些书,当然也不单单有书,书架上的一个小摆件,挂在墙上的照片或者明信片,每个都恰当地处在现在这个位置,正是因为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等待着某天开口说话。于是,讲述每本书,每张明信片,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最终变成了一本新的书。

我从来没想象过哲学家阿甘本会写一本如此迷人的书。读过他的一系列哲学著作,大多数都是让人望而生畏。哲学家在当今社会属于远离我们生活的人。在通常意义上,哲学家塑造我们生活的方式都是通过深奥的概念和秘密的语言,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想象着世界。但是《工作室里的自画像》如此特殊,他只是用非常平和和简单的语言描述了他身在其中的那个世界,被众多灵魂人物滋养的精神世界。

看起来,阿甘本的工作室跟我们一样的杂乱无章,比如凌乱的纸堆,摊开的书本,随意摆放的铅笔和燃料,挂在墙上的画作等等。但是直到他开始描述第一个物件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他的迷人之处在于他的头脑。这只是一份简单的宴会请帖,上面写着西蒙娜·薇依的话,“一个有某些新奇之事要讲述的人首先会被那些爱他的人所倾听。”

在这本书中,他不断地赞赏西蒙娜·薇依,引用她,拆解和复活她的思想。薇依的这句名言反复出现:只有落入社会贬黜的极端状态的人才能说出真理。阿甘本这样分析这句名言:“只有无人

听见时,才能说出真理。借权威之口说出的真理,失去了几分可信,因为那张嘴已有太多人在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写作时,试图让自己匿名,不为人知。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只有一个遗失的真理能被人出乎意料地横向截取。”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阿甘本的精神自传。因为他袒露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所有思想的来源在哪里,对他进行滋养的那些人都是谁。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还有小说家麦尔维尔、罗伯特·瓦尔泽、卡尔维诺等等。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不要轻易向人展示你的书房,因为那里面藏着你赤裸裸的自我,你书架上的每本书都在揭示你的一部分。但是阿甘本不但揭露了自己,还讲述他的自我从哪里来。

比如他谈到本雅明的时候说,“本雅明是我想要在我精力的范围内,毫无保留地继续研究其作品的唯一作者”,他还好有一比,“夏夜,当我凝视天宇,本雅明如今就是我眼中的一颗星,我与之低语交谈——不再是一个向导或一个典范,而是某种像守护神或天使一样的存在,我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保管。有时,我若呼唤他,他会漫不经心地,想起来看看”。这样的文字已经不是哲学,而是诗,而他是一位诗人哲学家。

这本书的迷人之处不单单在于一位当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用诗歌的语言写下了很多对书与物的沉思。还有就是,这些碎片构成了一位哲学家思考的路径,思想形塑的过程。在其中一则记录中,阿甘本提到他的书桌上有八个颜色不一的笔记本,他说“这些本子存放着我的想法、评论、读书笔记、摘录——极个别的时候,还记下了梦、相遇或特殊事件……我有时候觉得,它们是我生命中最生动也最珍贵的部分……它们就是我的工作室”,因此我偏爱它们胜过出版的书”。

为什么我对这样的书如此着迷,看着身边书桌上杂乱无章摊开的书,后面书架上的书,还有笔记本上零散记录下来的文字,大概我很早也想写一本这样的书。

■好书试读

什么是厌女症? misogyny,译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 misogyny 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让他们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女,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

——《厌女(增订本)》 [日]上野千鹤子 光启书局

外面仿佛是一堵白墙。他分明感到眼睛触到了门镜突出的金属圈,睫毛扫在小小的目镜上,却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遮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已经在家了,从屋里的气味氛围和宁静的环境就可以辨别出来,只要用手摸一摸,就能知道是什么家具或其他东西。他用手指轻触它们的表面,确实如此,但一切似乎也都融于一种奇特的维度中,没有方向,没有参照点,没有东西南北,没有上下高低。大概所有人小时候都和自己玩过几次装瞎子的游戏,把眼睛蒙上五分钟之后就会得出结论,虽然失明无疑是可怕的灾难,但是,如果这不幸的受害者还保存着足够的记忆力,不仅记得各种颜色,还记得各种物件的形状和样式,记得它们的平面和轮廓,那么失明症还算是可以忍受的缺陷。

——《失明症漫记》 [葡]若泽·萨拉马戈 河南文艺出版社

现代快报+记者白雁整理